

第一章 消失了十年記憶

王妃最近很不尋常，行為奇奇怪怪，打扮花裡胡哨，還總愛招她們這些貼身丫鬟回憶舊事，之後一直唧唧咕咕，並且情緒不定，上一刻哭個不停我見猶憐，下一刻偷偷傻樂，笑到興奮處，直接歪倒捶床或者捶桌子，絲毫不見往日的威儀。

丫鬟們有心想問，卻只得來敷衍的回答，她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一直讓身邊的人擔心，得虧王爺這幾日不在府中，否則估計又是一場腥風血雨。

至於薛妙錦為何如此反常，是因為她遇到了天大的喜事。

明明她才年滿十六，剛嫁進景王府一個月，正是與景王新婚燕爾的時候，各處的雙喜字還沒摘下，某日一睜眼，她發現自己所處的環境變了，喜氣洋洋沒了，新房裡的一應擺設變了，而且貼身伺候她的丫鬟們也換了一票，甚至還有嫁了人生了娃的。

待她坐到銅鏡前，差點尖叫出聲，自己那張被稱為望京第一絕色的漂亮臉蛋最起碼老了五歲，原本如桃子一般的芙蓉面上不再有細小的絨毛，雖說成熟光滑了許多，但是也少了少女的青澀感。

找了人細細問過，她才知道自己瞬間老了十歲，今年二十有六，連娃都老大了。

薛妙錦悲痛得幾乎要流下淚來，是誰偷走了她年華最美的十年！

天妒紅顏，一定是老天爺都無法直視她的絕色容顏，才讓她瞬間忘了自己究竟是怎麼美過來的。

不過不等她悲傷過度，就有無數僕婦管事來稟報事宜，在景王府的一天正式開始了。

之後她就轉悲為喜了，因為她超有錢，私產比當初帶進王府的陪嫁至少增長了十倍，這還只是明面上的，以她對自己的瞭解，私底下的肯定更多，畢竟從小她就會為自己留後路，狡兔三窟。

等她把貼身丫鬟清風召來，隨口問了一句，那丫鬟就紅著眼眶捧出了一個木匣子。一打開，裡面是疊得整整齊齊的銀票，一千兩為一張，蓋著官印，厚厚一疊都數不清有多少。

「這裡頭有多少張？」

「兩百張，奴婢親自點的。」

薛妙錦努力閉上嘴巴才沒讓自己尖叫出聲，娘啊，整整二十萬兩！光一個盒子裡就有現銀二十萬兩，這買賣也太划算了吧。

用十年絕美年華換來這種神仙日子，這些銀票鋪在床上，她作夢都能笑醒好嗎！

「還有別的嗎？」

薛妙錦原本只是隨口一問，結果見清風猶豫了，更加心花怒放，竟然真的還有。

十年後的她不僅是個身分尊貴的王妃，還是個擁有金山銀山的超級貴婦！

沒等她咧開嘴完全笑出來，就見清風「撲通」一聲跪倒在地。

她早已淚流滿面，聲音顫抖的道：「王妃，這些送給戚貴妃就足夠了，再多也無用。況且您之前已經送出去不少現銀了，總得留些銀子給自己傍身，以後若是真的離開王府了，處處都要銀錢的啊。」

薛妙錦當場就愣住了，這話怎麼越聽越不吉利？而且這其中必有隱情。

她擰了擰眉頭，腦子快速轉著，在她僅有的十六年記憶中，戚貴妃是當今聖上最寵愛的女人，連皇后都讓她三分，唯一可惜的是無子傍身，不知道多出來的這十年，她是否有生下一兒半女？

「莫哭了，這銀票咱們不送了。」薛妙錦立刻將木匣子蓋好，抱在懷裡仔細掂了掂。

這麼多銀子，誰送誰傻逼！

雖然不知道十年後的自己為什麼會冒出這個想法，但是既然現在的她只有十六年的記憶，那就按照十六歲的想法來活。

「啊？」清風哭懵了，抬起頭來傻乎乎地看著她，滿臉鼻涕眼淚，看著異常狼狽。

薛妙錦「噗嗤」笑出聲，掏出手帕給她擦眼淚，輕聲細語地逗她，「清風妳再說說，還想要我做什麼？」

「奴婢不敢。」

「無事，在這個王府裡，我除了與妳們這些貼身的說上幾句心裡話，其餘的又能跟誰說呢？我仔細想過了，這銀子不送也罷，反正都是無用功，求人不如求己。」她故作憂傷的長歎了一口氣，眼神放空，半真半假的說了一句。

實際上她是看向鏡子裡的自己，美人垂淚，真真是梨花帶雨的美感，絲毫不減當年，沒有墮了望京第一美人的名頭。

清風方才幾句話說得那麼慘，想必她的境遇不會好，那就先順勢營造出孤家寡人的狀態，來套幾句話再說。

清風躊躇片刻，才用細如蚊蚋的聲音問道：「您一定要跟王爺和離嗎？」

「咳咳——」一直在維持美人淒淒造型的薛妙錦直接被口水給嗆住了，瘋狂咳嗽。

什麼玩意兒？她一定是腦子被水淹了才想著和離。

她嫁進景王府的時候只想著要死霸住王妃這個頭銜，無論以後事情如何變化，可是二十六歲的她卻想離開王府。清風哭得這麼慘，身邊幾個丫鬟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樣，想來她有這個想法不是一兩日了，而是深思熟慮十分堅定。

薛妙錦恍惚了片刻，摸了摸自己尖尖的下巴以及沒二兩肉的臉頰，輕歎了一口氣，「這十年來，我一定過得很苦吧。」

話音剛落，屋子裡的幾個丫鬟瞬間全都跪下，清風更是哽咽出聲，「是奴婢們沒照顧好您，讓王妃您受苦了。」

一句話就把一屋子的人都惹哭了，薛妙錦有些哭笑不得，她親自將清風扶起來，把手帕塞到她手裡，「得了，傻丫頭，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怨不得旁人。」頓了頓又道：「我不和離了。」

輕飄飄的一句話落下來，清風的哭聲霎時憋在了嗓子眼裡，「王妃，您不必考慮奴婢，奴婢都是瞎說的。這事兒您籌謀了許久，世子爺和小郡主那邊您都通過氣了，就差跟王爺攤牌。反正無論您去哪兒，奴婢都是要跟著的……」

她一見自己提什麼王妃就答應什麼，整個人都要嚇呆了，就怕因為她一句話，惹

得主子下半生都不痛快。

薛妙錦嘴角含笑，心中痛快，瞧瞧，果然幾句話就讓清風這丫頭竹筒倒豆子般的全說了。

同時也驗證了她方才的猜測，丟失記憶的這十年她過得一定不痛快，要不然不可能在兒女雙全、家財萬貫，是個人生贏家的當下選擇跟景王和離。

不過她不準備順著這路子走，沒道理窮日子過完了，好不容易要享福了，卻要抽身而去。如今她有錢有美貌，有身分有地位，還不用經歷生子之痛，現在放棄王妃之位，那是蠢貨才會有的行為。

而且為了確保自己的身家性命，她一醒過來就旁敲側擊過了，歷經十年，景王的地位非比尋常，很得聖心，不存在造反的可能性，所以只要她不會受牽連喪命，誰都別想把她的景王妃之位給搶走。

「與妳們無關，我只是想著銀票與其落到別人手中，還不如自己享受完再說。把望京最好的匠人和繡娘都請來，無論是首飾頭面還是衣衫羅裙，我都要換新的。」她擺擺手，大概摸清了自己的狀況就放開手享受了。

之前剛醒過來她就翻過一遍箱籠了，難以置信二十六歲的她竟然穿得那麼老氣和素淨，沒有大紅大紫的亮色，全是藍綠灰這種，又不是在守寡。

她一向愛俏，甚喜豔色，覺得這樣才能配得上她這張臉，在閨閣中就素愛打扮自己，怎麼可以因為嫁人就把自己整成了怨婦風格。

既然變成王妃，那更要穿金戴銀，老娘要做女人堆裡最耀眼的妖姬！

「主子，這些是今年新製的衣衫，您還說過幾日就要穿這件深藍色的馬面裙進宮見貴人呢。」

「不，都換成豔色的，赤紅、粉紅、玫瑰紅、鵝黃、嫩綠、水藍，怎麼扎眼怎麼來。我方才翻庫房的冊子，看見有宮裡貯的貢緞和絞綃，能用的都用上。還有讓人去珍寶閣說一聲，今年家裡最好的寶石、東珠都不賣，給我用來打珠釵和瓔珞。」薛妙錦一擺手，面露嫌棄，對於那些老氣橫秋，充滿了濃濃棄婦風格的裙衫，她都不愛看第二眼，什麼玩意兒。

她薛妙錦決定從今日起，當整個大黎朝最美的女人！

同時再次感歎，自己究竟是個怎樣的富婆啊？連望京最大的珠寶店都是她開的，光看珍寶閣每個月送來的帳冊就足夠讓她明白，這是座怎樣的金山銀山，難怪能拿出二十萬兩送人，嘖嘖。

望京幾位手藝卓絕的匠人和繡娘都不接活計了，沒過幾日，這消息很快就在貴婦圈子流傳開，諸人一打聽，得知竟然是以素雅和節儉著稱的景王妃包下了這幾位，瞬間以為自己聽錯了。

「喲，我還以為以景王妃極要臉面的性子，哪怕是鬧得再難看也不會允許任何風聲傳出王府，讓外人看笑話，沒想到竟然猜錯了。」

「誰說不是呢？那位剛嫁過去的時候還是明媚鮮妍的一朵花，不過幾年就好似要

開敗了，這都年近三十了，半老徐娘還愛俏，也不知道是想收服爺們兒的心，還是日子真的過不下去了，要破罐子破摔了。」

最近的貴婦聚會都是這些閒嗑牙的話，可惜當事人還在王府養病，連進宮請安都免了，她們這些人自然得不到最新消息。

「安平郡主，妳那兒可收到了什麼消息？」有好事者特地問了一句。

安平郡主乃是景王一母同胞的親妹妹，不過她與景王妃的關係著實一般，甚至可以說是惡劣，姑嫂之間的恩怨在望京裡也不算是祕密。

蕭寧慚愧得很，她就說今日這聚會開始之後，眾人怎麼一直捧著她說話，原來是為了刺探景王妃的情況。

「真是對不住，我許久不見大嫂，也不知她是什麼境況。」她把茶盞放回桌上，神色淡淡，實際上衣袖裡的手指都揪緊了。

那個女人又準備鬧什麼么蛾子了？

景王府一改之前的清靜幽雅，變得異常熱鬧，府裡匠人都進來了兩批，大興土木，對後花園和涼亭進行了一番大改造。

薛妙錦躺在涼亭內擺著的拔步床上，習習涼風吹來，兩邊是月錦紗做的簾幕，風一吹隱約可見美人側臥。

涼亭外三面環水，荷花池裡生機勃勃，錦鯉嬉戲。

旁邊的椅子上坐著個梳雙丫髻的小姑娘，她一身紅，長得極其討喜，臉上帶著嬰兒肥，明明沒有塗脂抹粉，卻自帶粉嘟嘟的腮紅，一雙眼睛又圓又亮，忽閃忽閃的眨巴著。

她就是薛妙錦生下的龍鳳胎之一溫陽郡主，家中為了與安平郡主做區分，眾人都喊她小郡主。

此刻她身邊圍著一圈丫鬟婆子，在對著滿妝匣的寶貝挑東西。

「小郡主，這是羊脂白玉雕的活佛，請了然方丈開過光的，原本是一對，還有個觀音正好留給小世子，男戴觀音女戴佛。」

「這是紅珊瑚做的手串，一顆顆珠子是妙手大師親自磨的，可遇不可求。」

「這滿池嬌主題的珠釵出自錦繡大師之手，帶著南方風情，與北地略有不同，夏季戴著最好看。」

珍寶閣的管事最近每日都要來景王府報到，當然不是來盤帳的，而是每次都帶著一箱箱寶貝來給王府裡的女主人挑選。

薛妙錦一連折騰了幾日，總算是心滿意足了，現在又開始給便宜閨女打扮了。

珍寶閣出品必是精品，這位管事每挑出一件，說起它們的來歷，都會引得周圍的丫鬟們驚歎連連，紛紛熱切的給小郡主出主意，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夠逃脫珠寶的光暈。

「怎麼了，儀姐兒，妳這是沒瞧上？」

儀姐兒是來給薛妙錦請安的，坐到椅子上之後，眼珠子滴溜溜往薛妙錦身上看，

機靈得很，但是管事嘴巴都說乾了，都不見她提起任何興趣來。

「娘，我不要這些，您要去哪兒就帶我一起去嘛。」儀姐兒一囁嘴。

薛妙錦挑了挑眉頭，有戲！看樣子她已經對一雙兒女提點過要離開王府的事情了，正好來套套女兒的話。

「這些都留下吧，辛苦你了。清風，送林掌櫃出府。」

她把人打發了，就對著儀姐兒招了招手。

儀姐兒原本腰背挺直地坐著，如今見她招手，眼睛瞬間瞪圓了，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

「發什麼愣啊，過來陪娘躺躺。」

儀姐兒立刻滿臉歡喜，脫了鞋就躺在薛妙錦身邊，歪著頭問了一句，「娘是真的要走了，所以才對我這麼好嗎？」

「我以前對妳不好嗎？」

「好，但是不一樣。娘總說我貪吃還天真，容易被人騙，所以要我學好規矩，至少不能被人拿捏住，從我六歲之後就沒有再這樣縱著我了。」

薛妙錦一時無言，小姑娘的孺慕之情是掩蓋不了的，很顯然她們母女之間的感情極深，至少從這方面看，她是個好娘親。

她捏了捏小姑娘的鼻子，「娘不走，一想起儀姐兒這麼聽話，我就捨不得走了啊。」

儀姐兒一聽這話，更加的高興了，直接撲進她懷裡撒嬌。

薛妙錦引著她說話，儀姐兒話比較多，不僅問什麼答什麼，還會說到相關事務，讓薛妙錦瞭解了不少情況。

「娘不走的話，那我可要跟哥哥把銀子要回來，繼續給娘收著。」

「嗯？」薛妙錦立刻豎起了耳朵，又有銀子。

「就是娘之前給我和哥哥一人五萬兩，說是怕以後爹有了新王妃，那新王妃會欺負我們。不過哥哥那麼聰明，找身邊又都是王府裡的老人伺候，爹還不至於如此糊塗，新王妃除了會在銀錢上為難我們，也不敢幹出什麼太過分的事情，就先給我們準備好了。」

儀姐兒說到這裡，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娘知道我的，總是丟三落四，我就先把銀子放在哥哥那裡，娘您放心，哥哥一向優秀，自小就出類拔萃，他的世子之位很穩固，又渾身都是心眼，哪怕新王妃真的不仁慈，他也能護著我不會吃虧的。」

儀姐兒說著說著就認真了，她握住了薛妙錦的手，揚起頭很嚴肅的道：「所以娘您要走的話就走，不用顧忌我和哥哥。我知道您不快樂，但是又不知道您為什麼不快樂。如果離開王府您能夠變得快樂您就去，我不會再任性的哭鬧了，哥哥都教訓過我了，我懂事了。」

薛妙錦看著女兒一副小大人的模樣，心軟得一塌糊塗，忍不住掐了一把她的肉臉，由於手感太好，一時捨不得鬆開，「儀姐兒這麼可愛，娘怎麼捨得走呢？我都想通了，要留在王府裡看著妳和禮哥兒一起長大，不然娘不放心。」

其實主要是為了享受生活，她用了十年開疆拓土，賺錢生娃，怎麼可以到一切都

安定的時候就抽身了？

不用想她都知道和離後過的日子肯定糟心，不過二十六歲，和離了回娘家絕對不如在王府裡硬氣。

「娘，您真好，那我能在床上吃糕點嗎？今天的芙蓉糕看起來好好吃啊。」儀姐兒立刻得寸進尺，她從一進涼亭開始就盯上了那盤糕。

往常她是堅決不敢提這個要求的，主要是她娘管教得很嚴，她都七歲了，已經開始學規矩，平日裡在外面吃東西都有講究，更何況是躺在床上吃。

「吃！不過下回可不行了。」薛妙錦立刻就鬆口了，非常好說話，並且還朝床上一躺，跟女兒頭靠頭一起吃，糕點屑掉了滿身都不在乎。

在床上吃東西的快樂，那是平時在床下吃想像不到的，以後等她一個人都要這麼幹，反正又不要她收拾，還不用被長輩念叨，她自己就當家做主了。

她更加堅定了心中的信念，打死都不要離開王府，生是王府的女主人，死是王府的鬼。

「王妃，安平郡主來了，說是來瞧瞧您的身子。」外頭有丫鬟來通稟。

薛妙錦眉頭一挑，依照她僅剩的記憶，只不過嫁進王府一個月，跟這個小姑娘就不太對盤，後來從幾個大丫鬟的嘴裡也挖到了一點消息，知曉之後她們之間的關係不僅沒有緩和，還更加惡化了，這時候小姑娘來看她做什麼？

「大姑姑怎麼來了？娘，您要不還是別見了，她肯定是來氣您的。」儀姐兒一噘嘴，直接埋怨。

薛妙錦有意逗她，「那儀姐兒倒是說說，妳覺得妳姑母是個怎樣的人？」

儀姐兒將嘴裡的糕點嚥下，忙著讓旁邊的丫鬟收拾，無比認真道：「娘說我就知道吃，雖傻但可愛，是娘的心頭寶。而大姑姑卻連吃都不會，盡撿一些髒的臭的別人不要的東西吃，蠢極了！」

薛妙錦忍不住笑出聲，看樣子當著小姑娘的面兒，她沒少埋汰這位小姑娘。

當然這只是比喻，她所說的其實是安平郡主的婚事。這人明明貴為郡主，卻選了個繡花枕頭的小白臉當夫君，空有一張臉，沒什麼本事兒，甚至還攛掇她回娘家鬧事，差點把郡主的名頭都給弄丟了。

安平郡主被人請進來的時候，首先看到了王府各處都大變樣，各種奇珍異草隨處可見，一些需要精心養護的植物隨意栽種在園子裡，完全暴殄天物。

再到她進入涼亭，看到薛妙錦母女倆枕著寒玉枕，一應穿戴無一不精，幾乎從頭到腳都能看出是稀罕物，她心裡的不滿徹底被挑了起來，還沒坐下來就直呼其名，先把薛妙錦罵了一通，「薛妙錦，妳往常雖然討厭，但是也不至於如此沒腦子，明知道兄長內憂外患，四處都有人盯著，妳還將把柄送上去。妳信不信妳今兒大手大腳花錢如流水，明日就有御史參兄長一本，驕奢淫逸，府中家財萬千，來路不正？」

「我花自己的嫁妝，妳管得著嗎？」

蕭寧叨叨了那麼多，結果被她一句話給懟了回來，頓時愣住了。

她知道這位大嫂極其不喜歡她，不過就算她再怎麼耍脾氣，薛妙錦也會礙於長嫂

的身分給她留幾分薄面，四兩撥千斤就算了，還從不曾這般直白的甩她臉子。

「妳說什麼？」

「我說安平妳也有不少嫁妝，要是眼紅我的話，就回去花妳自己的銀子啊，別成天省吃儉用，養妳夫君一大家子還得不到什麼好臉色，不如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些。妳瞧瞧妳今日的穿戴，嘖嘖，老裡老氣，臉上的脂粉都浮起來了。我最近將脂粉換成了現磨的珍珠粉，又白又服貼，好看吧？」薛妙錦上下打量了蕭寧一眼，從蕭寧進屋開始她就盯著人家的打扮看。

這麼一對比之後，她真的覺得自己保養得不錯，至少如今的小姑子瞧起來就像是老了十歲，而她至多老了五歲。

她必須在打扮上注意些，爭取重回十六歲，依然是風騷一枝花！

「妳、妳竟敢——」蕭寧被她氣得渾身發抖。

薛妙錦是個人精她一向知道，尤其最重顏面，哪怕姑嫂倆已經鬧得很難看了，但是薛妙錦都不會這麼直接的奚落她，所以她曾罵過薛妙錦虛偽，結果如今薛妙錦不虛偽了，她卻直接被戳到了肺管子，氣得半死。

她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像是被踩到痛腳的瘋狗一樣，瘋狂喝罵，「我就知道妳不是什麼好東西，都這麼大歲數了還成天只想著打扮自己，一心盼著紅杏出牆吧。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心裡裝著別的野男人，早就找好下家了，想跟我哥和離。全望京都知道妳有錢，可那又怎麼樣？要不是有王妃的名頭撐著，妳有個屁錢！」

「等我哥回來，我一定讓他休了妳這個不要臉面的貨色，堅決不會讓妳帶走王府的一分錢！」又道：「儀姐兒，快到姑姑這裡來，別跟妳那水性楊花的娘湊到一起去，小心妳被她帶壞了，還毀了清譽。」

儀姐兒明顯被嚇到了，不停地往薛妙錦懷裡鑽。哪怕姑姑和親娘不對盤，可是兩人從來不曾發生過如此激烈的爭吵，更不曾用過這樣帶有攻擊性的字眼。

薛妙錦眉頭一擰，摟住儀姐兒的肩膀，厲聲道：「來人，把安平郡主給我攆出去，沒有我的命令，不許再放她入王府。」

「妳什麼意思？景王府姓蕭，是我的娘家，該走的人是妳。」

「嫁出去的女兒如潑出去的水，現在我是景王妃，我讓妳從我家滾出去，妳就得滾！」

薛妙錦一揮手，立刻就有婆子上前來，嘴上還是客客氣氣的請人離開，但實際上已經一人架著一條胳膊，要把安平郡主抬出去。

「反了妳們，睜大妳們的狗眼看看到底誰才姓蕭！薛妙錦，妳給我等著，等我哥回來了，我一定要他休了妳！」蕭寧到了這會兒也不敢劇烈掙扎了，怕被下人們看了笑話，但狠話還是要放的。

薛妙錦勾了勾唇角，她果然沒看錯，當初相處的那一個月她就看出這位主兒是個攬屎棍，被後娘給養歪了，沒什麼腦子，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衝在前頭打探敵情。

看樣子是她最近在望京的動靜大了，有人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不過任由那些人想破腦袋，也猜不到她轉性子並不是為了鬧和離，而是覺得自己錢太多，身分太尊貴，想要好好造作一番，只要不丟腦袋，怎麼讓自己舒服怎麼來。

當然她更不會顧忌這位小姑子的臉面了，要是她當真十六歲，剛嫁進景王府，自是需要夾緊尾巴做人，畢竟她都沒站穩腳跟，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

可是現在她兒女雙全，這小姑子都不知道嫁出去多少年了，也敢往她頭上爬，還敢在她閨女面前胡說八道，那就休怪她把蕭寧的臉往脚下踩了。

第二章 撒嬌勾引樣樣來

正鬧著，這時有人來通稟了，「王妃，王爺回來了。」

蕭寧開始用力掙扎，扯著嗓子大喊救命，分明是做樣子給人看。

薛妙錦起身穿鞋，絲毫不驚慌。

雖說自家男人回來，她沒提前收到通知，不過她早在心底醞釀好要如何對待這位夫君。

男人頭戴金冠，身穿黑色長袍，衣衫上用金線繡著麒麟，一路風塵僕僕，顯然是趕路回來的。

他抿著唇，眉頭輕皺，彰顯著不太妙的心情，隔著大老遠就聽見了蕭寧略顯刺耳的喊叫聲，原本就不佳的心緒越發煩躁。

忽然，一道倩影飛撲而來，縱身一跳，直接撲進了他的懷裡，雙手摟住他的脖頸，甜兮兮地道：「夫君，你回來了。」

溫香軟玉在懷，鼻尖立刻就嗅到一陣淡雅的香氣，倒不是什麼調配的香料味，而是帶著淡淡的果香，跟她綿軟的聲音一樣，散發著甜甜的氣息。

男人一僵，實際上他是渾身帶著鬱氣回來的，看到自家跟潑婦一般的親妹妹就更加心情抑鬱了，完全準備好迎接一場大鬧特鬧。

他萬萬沒想到什麼糟心事都還沒瞭解就先被抱了個滿懷，還是被已經成親十年、激情不再的髮妻抱住。

要知道，他們上一次這樣親密的擁抱，恐怕得回到七八年前。

那個時候他們才成親幾年，還有了雙胞胎，正是如膠似漆的時候，而如今根本不可能。

因此蕭燁一動不動，下意識地伸手捏了一把，察覺到掌下的觸感的確是柔軟的軀體，才確定的確是王妃抱住他，不是別人。

當然，莫說王爺這個枕邊人，就是涼亭內的其他人都驚呆了。

蕭寧更是抬手揉了揉眼睛，親娘啊，她看到了什麼？薛妙錦是不是被什麼奇怪的東西附身了？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這麼抱上去，連當初兄嫂新婚燕爾的時候，她都沒瞧過這麼刺激的場面，如此旁若無人的抱在一起，她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夫君，你可算回來了，你都不知道，這些日子你不在府中，我是茶飯不能思，夙夜不能寐，整個人都瘦了。你有沒有覺得我的腰都細了，下巴也尖了？」她邊說邊拿著他的手丈量自己的身形，好讓他感受一下自己有多辛苦。

蕭燁低頭看著眼前這張嬌豔明媚的臉，頓時有些失神。

她似乎比他離開前更加誘人了，嫣紅的唇輕輕嘟起，膚如凝脂，眉如遠山，特別是那一雙大而亮的眼睛，像是山泉水一樣，清凌凌的惹人愛憐。

這樣近的距離帶著衝擊性的效果，明明他們已經當了十年夫妻，同床共枕不知道

多少次了，無論什麼樣的她他都見過，但是現在她撲進他的懷中，比新婚燕爾更甜的撒嬌，他竟然會失神。

十年夫妻，七年之癢都過了，不止激情不再，甚至她私底下的小動作他都一清二楚，他們已是走到和離這一步的陌路夫妻，如今他卻覺得她依然能夠帶給他衝擊？這種有些曖昧親暱的氣氛很快就被蕭寧給打破了，她掙脫兩個婆子的鉗制，迫不及待的開始告狀，「大哥，你總算回來了，你可要替我做主啊。薛妙錦竟然要攆我走，沒有她的允許還不准我來王府，她根本就沒把我當成一家人，完全就要爬到你的頭上了！」

蕭燁回過神來，想起之前收到薛妙錦的信，他的心就往下沉，稍微升起的柔軟心思立刻消失殆盡。

「下來，站好。」他作勢要放開薛妙錦。

哪知懷裡的人立刻用力，一副死都不放開的模樣，纏著他的力道更緊了，要無賴道：「不行，我的鞋掉了。」

蕭燁低頭一看，才發現她因為跑得太急，如今腳上只拖著一隻繡鞋，還有一隻落在了兩步開外的地上，瑩白的腳正悠閒的晃蕩著。

他的面色更加沉鬱，抱著她走過去，明顯是讓她穿鞋。

「不行，我不要，你都離開一個月了，讓我獨守空閨這麼久，再多抱我兩下不行嗎？」她看他這麼絕情，頓時就委屈了，竟是旁若無人的控訴起來。

涼亭裡除了偶爾響起的風聲之外，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

在一旁伺候的清風幾乎把手心都掐腫了，王妃這是怎麼了？衝著王爺撒嬌耍賴？不可能，不可能，時間往前倒退個七八年她還能相信，但是現在完全不可能，肯定是她眼睛瞎了，產生了幻覺，王妃不可能這麼嗲！

「薛妙錦，你要不要臉啊？當著這麼多外人的面兒，你纏著我哥撒嬌，不知羞恥不成體統，你趕緊滾下來！」蕭寧幾乎要瘋了，面色青紅交錯，一方面暗恨這個大嫂不要臉，另一方面又覺得他們夫妻倆這種摟摟抱抱的情形讓她有些羞窘。薛妙錦嗤笑一聲，「誰不要臉？我在自己的府中，跟我夫君舉案齊眉，恩愛兩不疑，礙著誰的事兒了？倒是你一個外人站在這兒，還不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君子所為。你要是嫉妒，有本事也回去抱你家的白眼狼啊，不知道他愛不愛搭理你。」

她說完之後，似乎為了證明她的行為名正言順，還低頭「吧唧」一口親下去。在看到她跟鬥雞一樣的狀態時，蕭燁就心生幾分不妙的預感，看到她低下頭直衝著自己而來，下意識地一偏頭，最後那個吻落到了他的唇角，帶著微微的濕意和柔軟，似乎還沾著她唇上的口脂。

「啊！薛妙錦，我跟妳拚了！」蕭寧何時受過這種委屈，怒氣上湧。

啊啊啊，她大哥髒了，不乾淨了！嗚嗚嗚，都怪薛妙錦這個女人！

「夠了。」蕭燁將薛妙錦直接扔到了拔步床上，明顯是不想夾在兩個吵鬧的女人中間。他一路趕回來，現在身心俱疲，頭疼得很，實在不想摻和這個官司。

「從我進門開始就沒聽妳喊她一聲大嫂，如果妳不願意喊，她不讓妳進門也是妳

自找的。」他坐在涼亭中唯一的椅子上，伸手按了按眉頭，滿臉的疲憊。

「可是大哥，她外面都有人了，還算計著要跟你和離——」蕭寧很激動的想要反駁，可是她一句話還沒說完，就迎面對上了蕭燁幽冷的視線，下意識地閉上了嘴。

雖然大哥一個字都沒說，但是她知道那是對她的警告，警告她管得太寬了。

「大哥，你外出辦差，這麼久才回來，應該很累了，我下次再來看你。」

「哎，不行，我不同意。」哪怕蕭寧服軟了，可是不是對著薛妙錦，所以她毫不猶豫的跳出來當惡人。

蕭寧憋氣，用惡狠狠的眼神打量著薛妙錦。

薛妙錦不搭理她，眼珠子滴溜溜往蕭燁身上掃。

「大嫂，我下次再來探病。」蕭寧終究還是硬著頭皮妥協了。

薛妙錦輕哼了一聲，似乎還算滿意，「希望妹妹下回態度溫和些，免得我這個病人還得看妳甩臉子，病情若是加重了，就真的不能再讓妳來了。」

她說完衝著蕭寧眨了眨眼，看似調皮，但落在蕭寧的眼中等同於挑釁，卻又無可奈何。

「我會的。」蕭寧咬牙切齒地道，說完就準備離開了。

但是當她回過頭，有些不放心的看上一眼時，眼前的景象讓她差點氣得頭皮都炸了。

薛妙錦胡亂穿起繡鞋下床，再次黏上了蕭燁，側坐在他腿上，一隻手輕輕搭上他的脖頸，另一隻手則從盤子裡拿起一顆葡萄，把皮剝了送往他的唇邊，指尖戳著葡萄抵在了他的嘴唇上。

蕭燁皺了皺眉頭，依然閉緊著嘴。

修長白皙的手指在眼前晃悠，一時之間他竟是分不清是她的手指更加瑩白，還是葡萄更加晶瑩剔透，總之他覺得她變得十分不正常。

「夫君，你要是不吃的話，葡萄汁落下來就要讓人瞧笑話了。堂堂景王殿下，已是而立之年，吃東西還流口水。」她眉眼彎彎，似是調侃他，但是態度卻十分堅決，他不吃下去她絕不甘休。

最終他還是張了口，將那顆葡萄吃進嘴裡，酸甜的汁液一下子充滿了口腔。

蕭寧就這麼眼睜睜地看著她大哥吃了那顆葡萄，而她那不要臉的大嫂方才還把指尖也塞進了他的嘴裡。

這個狐狸精絕對是故意的！之前那些茶會上的女人說得對，都已經是半老徐娘的年紀了，還想著法兒勾引爺們兒，氣死她了，大哥更加不乾淨了！

薛妙錦的指尖一熱，蕭燁的嘴唇溫度偏高，風塵僕僕趕回來，嘴邊有一圈青色的鬍碴，碰到之後有些癢。

她毫不在意的縮回手，好似完全沒有故作心機的做出這些小動作，扭頭看了一眼涼亭外，微風將紗幔吹起，她恰好對上了蕭寧惱怒又不甘心的視線，勾了勾唇角粲然一笑。

她的預感不錯，這安平郡主果然腦子不太好使，她終於明白為什麼她們姑嫂倆的

關係不好，任誰有這種腦殘小姑子在一旁虎視眈眈，一碰自家夫君就好像玷污了他一樣，心裡都不會好受。

薛妙錦想到這裡更加歡樂了，再次低下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親了一下蕭燁的唇，還蹭了一下，毫不意外的嘗到了葡萄汁的味道，笑得瞇起了眼。

「夫君，你好甜啊。」

蕭寧看到這一幕之後，氣得差點昏厥。

為了不讓自己當場死在這兒，她終於一扭頭，氣憤的奪路狂奔，腦海裡始終繚繞著兄嫂接吻，和大嫂說「你好甜啊」的場景，她真的不能忍受。

兄嫂成親十年，不如今朝一次碰面的打擊大，果然是薛妙錦之前手下留情了，沒有當著她的面兒秀恩愛。

蕭寧直接開始懷疑人生。

「她已經走了，妳沒必要故意氣她，下去。」蕭燁恢復了坐懷不亂的狀態。

哪怕眼前人的變化真的很大，但是他們走到要和離的這一步是不會改變的。

他微微抬眼，目光裡帶著幽冷，像是冰塊一樣散發著冷意，拒絕她的靠近。

薛妙錦差點直接起身走人，她的身體比思想反應得更快，顯然他們夫妻倆的問題真有點大，不過她卻沒動彈，一直瞪著他。

「薛妙錦，妳又想玩什麼花招？」他的耐心告罄，連名帶姓的稱呼她。

「我能玩什麼花招？當然是想你了。」薛妙錦翻了個白眼，似乎在控訴他的不識好歹。

清風的一口氣都提起來了，就怕自家王妃說「我想跟你和離」，結果等來的竟然是這樣一句回答，驚得眼珠子都快掉下來了。

所以王妃是真的想通了？不僅不和離，還要好好哄著王爺，跟他重回新婚燕爾之時的你儂我儂？

「爹，娘，我先下去休息了。」

眼看親娘又要發揮要無賴的精神，一直站在一旁的小世子開了口。

聽聞男童的聲音，薛妙錦才後知後覺的發現自己的便宜兒子也到場了。

「禮哥兒回來了，快讓娘看看，是不是瘦了？」薛妙錦這才從蕭燁懷裡起來，走到禮哥兒身邊，拉著他的手轉了一圈，仔細瞧了瞧。

「都曬黑了，你爹是不是沒照顧好你？他在外面有沒有看上別的女人？」她說完摸了摸他的腦袋，一臉的不滿，當然最後一句話是湊在他耳邊說的，完全是娘倆的小祕密。

禮哥兒抽了抽嘴角，他明明是跟爹一起回來的，一前一後進了涼亭，結果娘光顧著對爹又親又抱又撒嬌，完全顧不上他這個親兒子，要不是他出聲，估摸著等到晚上娘都不一定發現他。

結果好不容易關心他兩句，還立刻就追問爹是不是看上新的女人了，果然娘變了，跟他離開王府之前消極的態度天差地別。

「兒子一切都好。爹收到您的信箋就快馬加鞭趕回來了，可能有些累，您有什麼事兒可以明天再好好說。」他衝她眨了眨眼，明顯是在給她打暗號，讓她今日乖

一點，蕭燁今天身心俱疲，估計心情不怎麼好，等養精蓄銳之後再談敏感話題比較好。

他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學著親娘的模樣，湊過去輕聲耳語，「爹公務纏身，又要照顧我，並沒有任何時間接觸女色，哪怕有不長眼的人送人過來，他也是一眼未看。爹本來就不是好色之人，娘您大可放心。」

這種當著人的面兒說悄悄話的行為，在禮哥兒所受的教育之中非君子所為，好似說人家壞話一樣，因此他的耳尖有些發紅。

薛妙錦看著便宜兒子這副樣子，不禁樂呵呵的，果然如吃貨閨女所說，這小子機靈得很，話裡話外都在提醒她。兒子女兒都站在她這邊，讓她的心中充滿了無窮的力量。

看，她完全有資本造作啊，就算她跟王爺打起來也不是孤軍奮戰，至少可以帶著一雙兒女群毆這個不識抬舉的男人嘛！

想她望京第一美人親自把葡萄餵到嘴邊了，他還敢不吃，不是眼瞎就是無能。

「儀姐兒，走了。」禮哥兒交代完，看著氣氛差不多，就想著把妹妹也帶走。

儀姐兒一直靜悄悄的趴在床上看戲，之前爹娘親暱的時候，她還抬起雙手捂著眼睛，雖說都從指縫裡看完了，但心情還是很激動的，此刻並不想走。

「我再陪著爹娘說說話。」

「我給妳帶了禮物，江南那邊匠人的手法跟北地不一樣，有很漂亮的兔子燈，妳不來我就送別人了。」

儀姐兒一聽這話，當下也不敢再留，立刻穿上鞋跟著哥哥走了。

實際上禮哥兒找她，是要打聽親娘這變化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又到了什麼地步。

「我是接了妳的信箋才一路疾馳回來的，妳有什麼話要交代的就說吧。」蕭燁敲了敲桌面，勉強耐著性子。

薛妙錦的變化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出外辦差的這一個月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讓她產生如此天差地別的變化？他心頭隱隱生出幾分不祥的預感。

實際上他知道，她這麼著急地讓他回來是為了和離，只不過她沒開這個口，他就等著她先提。

十年的時間，這段關係終究是走到了盡頭。

清風看著一副準備攤牌模樣的王爺，緊張的直嚥口水。完蛋了，和離的事終於要被提出了嗎？

薛妙錦眨了眨眼睛，一副完全不懂他在說什麼的樣子，「有什麼可交代的？我給你寫信純粹是因為我想你了啊，輾轉反側，寤寐思服。」

蕭燁咬牙，這個女人又搞什麼把戲？還跟他說起了情話，一看就假得不行。

「沒別的事了？」

「我還能有什麼事？想你就是最大的事。」她咬死不認，實際上信箋裡究竟寫了什麼，她根本不記得，不過幾乎全望京的人都覺得他們要和離了，那肯定不是什麼好話。

眼前這個男人能得皇上寵信，必定是有勇有謀之人，她之前私下的佈置他肯定是指曉的，可是如今她根本不可能和離，死都不和離。

蕭燁被她氣笑了，勾著唇揚起一個細小的弧度，那抹笑容幾乎瞬間即逝，聲音放柔了許多，「真想了？」

薛妙錦立刻點頭如搗蒜，這可是金大腿，肯定想啊。

他起身，伸手攬住她，咬住她的耳朵輕聲呢喃，「好啊，那咱們回房好好的敘一敘相思之苦。」

他的話充滿了調情的意味，都是老夫老妻了，這其中代表了什麼，她自然是清楚的。

薛妙錦的身體一僵，這是她下意識的反應，十年夫妻，或許連房事都甚少了。

不過她很快就調整好了，立刻揚起一張笑臉，直接走到他身後，對著他寬厚的後背縱身一躍，雙手勾住他的脖頸，「好啊，夫君，你背我，我不想走路。」

正在默默觀察事情發展的下人們統統腿一軟，差點嚇得跪了。

這什麼情況？王妃可是成熟果斷的當家主母，根本幹不出這種丟人的事情。不想走路所以要王爺背？王妃今年二十有六，不是六歲啊！

蕭燁被她撲得往前一衝，但還是下意識地扶住了她，諷刺的笑了一聲，看樣子王妃這次的花招比較新奇，竟然連這種幼稚的行為都做得出來，他決定靜觀其變，等著看她能忍到幾時。

兩人回了正院，一進屋蕭燁就把所有下人都擋出，二話不說直接摟住她，用力地將她按進懷裡，給了她一個激動的熱吻。

他的力道很大，薛妙錦被他箍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一吻畢她立刻掙扎著偏頭，躲開他的親近。

對於她的推拒，蕭燁毫不意外，眸光一沉，緊接著冷笑出聲，一把掐住她的下巴，語氣危險的道：「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王妃，妳有什麼事兒儘快交代為好，否則狐狸尾巴都要露出來了。」

「想你也叫非奸即盜嗎？妻子想許久未歸的夫君那不是人之常情嗎？」她瞪他，堅決不妥協。

他立刻低頭，還想再過分一點，想著她究竟是有什麼天大的難事要求他，竟然不惜對他可憐兮兮地裝了這麼久？

結果他剛湊過去，她再次扭頭避開。

「這也叫想？王妃果然口是心非。」他目光一閃，很快就鬆開她了，心頭也不知道是失落還是放鬆。

「來人，備好熱水進來，王爺要沐浴。」薛妙錦揚高了聲音喚了一聲，外頭立刻有丫鬟應下。

「夫君，你急什麼，不得好好沐浴後再說嗎？你比當年成親的時候還要猴急，果然小別勝新婚呢！」她歪了歪頭，笑得一臉害羞，耳尖都紅通通的一片。

蕭燁對她這番表現幾乎歎為觀止，無論薛妙錦所圖為何，對於她這番演技，他絕對是認可了。

已經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她還能羞澀得像個小姑娘，他都懷疑他們白當了十年夫妻，他竟然這麼不瞭解枕邊人。

下人們抬著浴桶和熱水進來，很快就收拾停當。

蕭燁完全把她當空氣，直接脫了衣裳開始沐浴。

看到男人強健的體魄，薛妙錦下意識地避開目光，血液全朝臉上湧，弄得面紅耳赤，很快又忍不住打量起來。

在她僅有的一個月婚後記憶之中，王爺是個非常強壯的男人，而且她還發現他天生神力，有時候掐住她，不注意力道的話總要留下一片青紫，特別是前幾次同眠的時候，她都覺得煎熬難受，哭得不行，甚至還害怕與他同房。也不知道這麼多年過去，他有沒有收斂，還是隨著歲月的流逝，已經精力不比往日了？

蕭燁看著她出神的模樣，不由得冷笑，也不知道她又在心底盤算什麼。

不過還不等他嘲諷出聲，薛妙錦就站起身直接走過來，雙手輕柔地給他按摩擦背，完全是一副賢妻良母的模樣。

外面的下人們都等急了，廚房裡還燒著熱水，就等著王爺讓人進去換洗澡水。

當然最後她們並沒有等到主子們的吩咐，而是聽到一陣婉轉的低吟，猶如貓叫一般。

清風等幾個大丫鬟立刻面色一變，今日匪夷所思的事情有很多，她們已經能很快應對了，一個個低頭斂目，雖說面色微紅，但還是安排好值夜的時間。

浴桶裡已經找不到人了，蕭燁抱著薛妙錦的時候還感覺有些不真實，不過送上門的肉不吃白不吃，更何況這是他名正言順的妻子。

他還特地觀察了，薛妙錦不僅沒有之前沉靜到像是只是要完成任務一樣的表情，反而帶著幾分躍躍欲試，雖然透著古怪，他卻無法顧及那麼多。

一路趕回來，身體還是疲乏的，一盞茶的功夫就結束了。

薛妙錦有些發懵，這和她之前設想的完全不一樣，王爺分明身強力壯，再怎麼著也要兩盞茶甚至更長的時間。

或許因為太過驚訝，她嘴巴一快就把心裡的想法嘀咕出來了，「這麼快？」

室內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之中，曖昧的氣息很快就散了，反而透著十足的尷尬，再加上蕭燁的死亡凝視，薛妙錦慚屈極了。

她不是故意的，主要是真的太震驚了。沒想到十年過去，他們不僅兒女雙全，王爺也英年早衰了。

嘖嘖，男人老得竟然這樣快，不過她是個有良心的女人，哪怕王爺已經像後宮的太監看齊了，她也不會嫌棄他的，畢竟光他是王爺這一條就足夠讓她死心塌地跟著。

她給了自己片刻的時間調整狀態，再一抬頭已經滿臉羞澀，欲說還休的模樣，「王爺，你真棒，我好滿足啊。」

她往他懷裡一靠，摟著他的脖頸甜膩膩的撒嬌，眼神亮晶晶的，好像充滿了星星一樣，對他充斥著全然的敬仰，用眼神示意他——你最陽剛你最棒，你是全天下最持久的男人！

蕭燁氣得額頭上青筋直爆，一萬句髒話堆積在心頭，卻一個字都罵不出。
他能說啥？其實他還是挺厲害的，只是今天發揮不穩定？主要是氣氛也不太好，
誰知道她這麼配合，都十年老夫老妻，激情不再，懂不懂？
但無論說什麼都是藉口滿滿，睡不著怪床歪，不長久怪氣氛，他可以肯定要是敢
把這話撂出來，他會永遠地被釘在恥辱柱上。

「閉眼，睡覺！」他抬手一把捂住了她的雙眼，不想跟她有任何眼神交流。
蕭燁偃旗息鼓了，在薛妙錦眼裡那就是自動認慫了，她長鬆了一口氣，幸好不需要她再裝出一副他很厲害的樣子。

她乖乖聽話閉眼睡覺，當然，臨睡前她還不死心的拽著兩人的衣袖打了個死結。

「妳又搞什麼鬼？」他隨時在發火的邊緣徘徊。
「我太想你了，今晚你不能離開我，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但結髮太麻煩了，
以衣衫替代。」她情話張口就來，邊說還邊用無比真摯的眼神看他。

蕭燁真的氣都氣不起來了，這騷話說得誰能扛得住？他索性捂住了她的嘴，「閉
嘴，睡覺。」

薛妙錦終於消停了下來，腦子轉了一圈，回想了一下自己今天的表現，覺得無比
完美，滴水不漏，還把夫君哄得好好的，完全沒什麼後顧之憂。

徹底放下心之後，一夜好眠。

第三章 進宮見貴人

原本薛妙錦應該一覺到天亮的，但是外面還沒有丫鬟們洗漱的動靜，她就聽到「嘎
吱嘎吱」的木頭搖晃聲，整個人似乎也在晃動。

她猛地睜眼，首先想著是不是地動了，她還有好多銀子沒花呢，可不能被壓死。
結果接著就對上了蕭燁滿是汗水的臉，他青筋直爆，情緒也很激動。

周身的五感恢復，還不等她從無語中清醒過來，就被拖入了一片深淵之中。
外面的天色逐漸亮了，值夜的丫鬟們也開始起床洗漱，收拾了好一陣子，卻無人
敢來叫他們。

裡屋傳來的輕哼聲不言而喻，誰都知道兩位主子們正忙，根本不是能打擾的時候，
可是天色已經逐漸大亮，太陽都快出來，他們倆今日還都有正經事兒，不能遲了。
清風直跺腳，好幾次都想不管不顧的張嘴詢問，結果裡屋的哼聲忽然揚高，又把
她給嚇了回去。

最後還是在薛妙錦的再三催促下蕭燁才結束的，她已然渾身是汗，被褥都黏糊糊
的。

她完全後悔了，為什麼昨晚要嘴快，不用問她都知道他這是在報復她。

「快點起來，你今兒不是要上早朝嗎？我之前給宮裡遞了牌子，今日就得去請安
了。早知道你昨天回來，我怎麼也會往後再推兩日。」她氣喘吁吁的推著他。

「唔。」他哼了一聲就往旁邊一滾，安然的躺著，閉上眼睛似乎還想繼續睡。
薛妙錦也不管他，反正上朝遲到了也怪不到她頭上。

等她急急忙忙洗漱完畢，床上的人還在睡，而且睡得還挺熟的，都能聽到打呼嚙
的聲音。

她頓時氣不打一處來，直接湊過去，毫不客氣地拍了拍他。

蕭燁睜眼，眉頭輕皺著，顯然對於擾人清夢的她很不滿。

「你上朝真的已經遲了。」

「我不去了，已經告過假了。」他低聲說了一句，或許是沒睡醒，聲音還迷迷糊糊的。

「什麼時候？」

「就在歡好之前，養精蓄銳一個晚上，我有使不完的力氣，知道會遲到，所以特地提前告了假。」他回答得冠冕堂皇。

薛妙錦氣得七竅生煙，揚高了聲音質問道：「那為什麼不幫我一起告假！」

聽到她這帶著怒氣的質問，蕭燁總算是睜開了眼睛，他撐著下巴漫不經心的掃了一眼，緊接著衝她放肆一笑，「王妃體力旺盛，昨晚嫌本王不夠賣力，時間又短，今日我便把上朝的力氣用來陪妳了。王妃如今面色紅潤，體態風流，想必方才那一番歡好並不會耗費多少力氣，更不會耽誤請安了，本王怎可多此一舉？」

薛妙錦被他這話噎得直翻白眼，十年過去，這人不僅英年早洩，心眼還比針尖小。不就昨晚她一時口快，把心裡的真實想法說出來了嗎？他就等了一夜，立刻報復回來，還用她之前的話來堵她，害得她連反駁的話都說不出口。

「那王爺最好一直這麼能幹又持久！」她從鼻子裡發出了一聲冷哼，氣呼呼地去梳妝了。

總歸是有些遲了，她倒是不急了，先派人去宮裡說一聲，想必兩宮之主不會和她計較。

蕭燁抒發了體力，原本準備睡下，結果一抬頭就瞧見她換好了衣裳，坐在椅子上梳妝。

她身著正紅色交領上襦，底下是藕色齊腰襦裙，纖腰盈盈一握，外罩一層薄紗大袖衫，裙襬處還繡著振翅高飛的仙鶴，仙氣飄飄又不失莊重典雅。

蕭燁不由得瞇了瞇眼，美人攬鏡梳妝這種場景，他不知道有多久未曾見過了，更何況今日這美人還穿得如此惹眼，像朵靜靜綻放的牡丹一樣，雖不言不語，卻是花中之魁，無人能夠忽視她的美麗與高貴。

「王妃，今日梳個什麼頭？」梳頭技藝一絕的大丫鬟流雨問著。

薛妙錦期待滿滿的道：「飛仙髻。」

雖然十年後的自己衣櫃裡都是老氣的衣裳，但是身邊幾個大丫鬟們對於美之一道還是非常擅長，流雨梳頭又快又好，手指幾個翻轉，飛仙髻就成了。

薛妙錦從首飾匣子裡挑出幾支珠釵，全都是赤金打造，戴在頭上竟然有幾分異域風情，像是敦煌壁畫上的九天仙女一般。

看著鏡中美貌逼人的自己，薛妙錦的心情頓時大好，把之前蕭燁故意戲耍她的事情都丟到了腦後，紅唇勾起，鏡中的美人也回了一個嫣然淺笑，頗有種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感覺。

她起身，一扭頭看到床上躺著的人正手撐著下巴側身看著她，似乎在出神，心中的虛榮感頓時爆棚，特地提著裙襬走到床前，轉了一圈，「夫君，我今日如何？」

對於她這種臭不要臉又自戀的樣子，蕭燁只是一愣便低低笑出聲。

他還真是有好戲看了，薛妙錦這種反常的狀態竟然能持續這麼長的時間，相比於驚慌，他的期待倒是更多，至少這夫妻生活不再是死水一潭。

當然他也沒有懷疑眼前人換了一個，畢竟同床共枕這麼久，人有沒有變他還是知道的，哪怕學得再像，一到了晚上自然也會露餡，身體的契合是騙不了人的。

「那自然是美的。」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後，薛妙錦輕揚起下巴，自戀得沒邊了，「那是當然，能娶到我，王爺真是賺了一大筆。」

得意完之後，她轉身就想走，沒想到腰帶卻被人扯住了，用力一拉她便倒進他的懷裡。

「王妃可別急著走啊，是不是有什麼話還沒跟我說？」他摟住她，不肯放行。

薛妙錦微微一擰眉，顯然不太明白，一臉困惑的看過去。

「我都誇過王妃了，王妃應該禮尚往來才是。」

她找了個舒服的姿勢躺好，認真地看過去，視線描摹著男人臉上的線條，最後伸手點了點他的唇，「王爺芝蘭玉樹，貴氣天成，我嫁給王爺也不算賠本的買賣，我們是夫妻齊心，相輔相成。」

蕭燁愣住了，他一向知道薛妙錦這張嘴能說會道，不過很少見她如此直白的誇他，心情一時之間有些複雜。

原本他只是想調侃，結果她這麼一通吹捧，倒有些像哄孩子一樣。

「這是事實，不過本王更想聽王妃說點別的。昨晚我不怎麼賣力，王妃都誇了我一回，怎麼今兒早上我為了王妃把上朝都給推了，卻不聞你提一句？」

薛妙錦反應了一下，緊接著暗自咬牙。

這個不要臉的老男人竟然又提這事兒，不僅睡了她不幫她請假，還要她為他的服務誇上兩句，得寸進尺的混帳東西。

她閉緊了嘴巴，一副不肯開口的架勢。

蕭燁也不急，手臂跟鋼鐵似的箍住她，不讓她走，氣氛一時之間有些僵持。

最後還是清風等急了，忍不住催了一句，「王妃，再不走就趕不上了。」

「王爺你真厲害，祝你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最後還是薛妙錦妥協了，不過在說這番違心的話時，她的白眼都要翻上天了。

等著，只要哪天時間變短了，她肯定上天入地的嘲笑他。

況且這老男人明顯精力不如從前，否則昨晚怎麼一盞茶的時間就結束了？等以後年歲漸長，肯定更加不中用，她非常期盼那一天的到來。

對於她的表現，蕭燁自然是看在眼裡，伸手拍了拍她的臉，活像個登徒子調戲良家婦女似的，「王妃既然這麼說了，那我一定好好表現。」

他輕嗤了一聲，總算是放過了她。

薛妙錦進宮是有備而來，畢竟有些日子沒來了，她給兩宮的主子都準備了禮物。

景王不是當今聖上的親子，兩人是親叔侄，只不過他親娘死得早，親爹乃是紈褲子弟，非常靠不住，很快就給他找了個後娘，聖上憐惜他，便常常傳喚他進宮，他自小又聰明好學，很得皇上的眼緣，兩人不是父子卻勝似父子。

薛妙錦成了景王妃之後，跟其他王妃一道，幾乎是日日進宮請安，勝似半個兒媳婦。

後宮勢力主要分為兩部分，皇后與戚貴妃，一位是皇上的正妻，占著六宮之首的尊貴，另一位則是皇上的摯愛，三十年盛寵不衰。

這兩位自然鬥得跟烏眼雞似的，已經到了有我沒她的地步，兩人膝下都各自只有一位小公主，至於兒子都曾經有過，但是要麼早夭，要麼病故，一個比一個慘。按照規矩，薛妙錦先去了鳳藻宮。

說起來已經過了請安的時間，往常這時候大家應該都走了，但是今日她趕到的時候，幾位王妃竟然都在，陪在皇后身邊說話，顯然是在等她。

太監通傳之後，內殿說話的聲音就靜了下去，大家紛紛把目光投到了她的身上。薛妙錦一路走過來，身體有些不舒服，早上蕭燁太過賣力了，把她折騰得都快散架了，因此她走路的姿勢有些不自然，行禮過後坐下來的時候還下意識地抬手扶了一把腰。

當時整個人都被對折起來，玩兒的時候很開心，可是結束了才覺得過火，坐上轎子一路顛簸就更加受不住了。

「哟，景弟妹這是怎麼了？」

蕭燁不是皇上親生的，沒有皇位繼承權，與皇上的兒子並沒有利益衝突，不過幾位王爺與王妃跟景王府的關係卻都不大好。

主要是因為皇上對蕭燁太過偏愛，或許正因為不是親父子，皇上用起他來才順手，而且景王這人是真的有才，成了皇上手中的一把尖刀，讓他對誰動手就對誰，忠心不二。

幾位王爺曾試圖拉攏他，但是都失敗了，皇上也更加信任他，這次他出外辦差一個多月就是接了皇上的親自任命，所以幾人更加不對盤。

「我們王爺回來了，有太多的東西要規整，就勞累了些。」薛妙錦眨眨眼，睜著眼睛說瞎話。

她當然不能坦白說，他們夫妻倆小別勝新婚，乾柴對烈火的燒太過頭了，導致她身體疲憊不堪啊。

就這幫年紀已大、容顏不再的母老虎妯娌們，一看就缺少夫君滋潤，若是知道她被滋潤得快發洪水了，估計吃了她的心都有了，真是旱的旱死、澇的澇死。

不過她這回答在場的人一個都不信，更有那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岑王妃，滿臉幸災樂禍的打量她，話語之間更是不饒人，「景弟妹今兒打扮得倒是又年輕又好看，方才妳進來的時候，我一晃眼還以為回到了十年前妳剛進宮給母后請安那會兒呢。只不過歲月還是不饒人啊，弟妹那會兒可沒有這滿身疲憊的架勢，走一步歇兩口氣，不知道的還以為弟妹被誰打了呢。」

薛妙錦挑了挑眉頭，得，這位主兒還真是惹事情。這話裡話外的意思，不就是說

她被景王給打了嗎？

不過細想一下她也能理解，畢竟由己及人，這些妯娌們明顯年老色衰，勾不住自家男人的心，就以為她也這樣。

今日她一反常態來了個濃妝豔抹，就覺得她肯定是為了遮掩臉上的傷。

顯然殿內不止岑王妃一人這麼想，薛妙錦還看到有人露出不忍和同情的表情來，好似她真的被蕭燁打得快吐血一樣，是為了遮羞才畫了這樣的妝容。

在這個話題上，薛妙錦也不糾纏，主要是岑王妃方才誇她好看，她就不斤斤計較了，反正被誤會的是蕭燁，於她沒什麼大礙。

況且若說蕭燁虧待她，也不算全錯，她是很記仇的，誰讓他只給自己告假，卻讓她拖著疲憊的身子前來請安，真是個狗男人。

「許久未來跟皇后娘娘請安，還請娘娘見諒，主要是侄媳婦這身子著實不中用，前一陣子風一吹就倒了，久病在家休養，內心誠惶誠恐，做了個香囊給您，娘娘您瞧瞧得不得用，這兒還有給九連環要給五公主。」薛妙錦雙手奉上兩個木匣子，自有宮女接過呈上。

一直未說話的皇后接過木匣子，當下就打開了，果然見裡頭放著個香囊，刺繡還算精巧，但是裡面連香料都沒有填，只是一個空殼罷了。

至於九連環就是銀製的，連金子都沒用上，可以說非常簡陋了。

皇后微微一怔，很快又反應過來了，神色淡淡的回了一句，「費心了。」

其他王妃面面相覩了一下，誰都知道景王妃是出了名的有錢，除了有景王爺保駕護航之外，更重要的是這個女人非常有頭腦，很會賺錢。

每次送禮她都是送貴重的稀罕物，這還是頭一回送給皇后這樣廉價的東西，但是又挑不出錯來，畢竟人家親手做的，費了很多心思啊。

又說了幾句話，皇后就揮揮手讓他們退下了。

「景弟妹，你不要緊吧？要不要招個太醫回王府瞧瞧？我見你走路都困難，身上可疼啊？」出了鳳藻宮，岑王妃看好戲的態度就越發明顯了，就差指著薛妙錦的鼻子問她被打得多重了。

「無事，大病初癒罷了，我去給貴妃娘娘請安，諸位嫂嫂要同行嗎？」薛妙錦不在意地道。

幾位王妃一聽說要給戚貴妃請安，都面色一變，立刻擺了擺手，各自離開。

倒是方才一直對她同情有加的魏王妃留了下來，不放心地道：「弟妹，如今特殊時期，你還是莫要去貴妃那兒了吧。」

「嫂嫂們要避嫌，我倒是不用的。」

「行，那你自己注意，還有保重身體啊。對自家爺們兒該服軟就服軟吧，又不是什麼丟人的事兒。」魏王妃看了看她因為不舒服而岔開腿走的架勢，臉上同情的神色更甚，心裡嘀咕景王下手也太狠了，估計兩條腿都快被打折了吧。

戚貴妃住在宸元宮，匾額上的字是皇上親自題的，光聽這名字就能感到戚貴妃與

眾不同的地位。

戚貴妃極其貌美，哪怕自戀如薛妙錦，偶爾也會被她的美貌震驚到，當然同美貌相提並論的是她的怪脾氣。

她把所有的溫柔小意都留給了皇上，把所有的任性和尖刺都展露給外人，皇上三番兩次為她破例，朝臣們就差沒直接罵她禍國妖姬了，也幸好皇上英明果斷，沒因為盛寵貴妃而耽誤了子嗣，才沒鬧到跟楊貴妃一個下場，被群臣逼死的地步。戚貴妃從來不用去鳳藻宮晨昏定省，相反的，因為和皇后打擂臺，還有不少妃嬪來她這裡拜山頭。她們這些王妃也秉持著兩邊不得罪的道理，每日清晨都是去完鳳藻宮再來宸元宮請安。

只不過之前發生了一件事，淮王妃太過討好戚貴妃，並且明晃晃的表示要站隊在戚貴妃這邊，結果卻被落了臉子。

戚貴妃直接說她不會允許任何女人的兒子走她的路子登上太子之位，不如作夢來得更快一點，甚至還告狀到御前，說淮王妃心懷不軌，被皇上直接禁足兩個月，到現在淮王妃還在王府裡待著呢。

因此幾位王妃最近都不敢再來請安，躲得遠遠的，生怕戚貴妃又發神經，別討好不成還落了一身腥。

薛妙錦很順利的進了宸元宮，相比人數眾多的鳳藻宮，這裡就顯得人煙稀少了，不過卻相當熱鬧。

「九公主，您跑慢些，小心腳下！」

「九公主……」一群宮人追著一個小丫頭出來。

那胖丫頭穿著一身紅，跟個紅燈籠似的，今年六歲了，據說是戚貴妃拚著老命生下來的，當年差點就難產去了。

「砰」的一聲，小胖妞直接撞到了她身上，可憐薛妙錦操勞了一早上，本身就走得不穩當，如今還被撞，後退了好幾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給九公主當了靠墊。小丫頭抬起頭，臉上帶著嬰兒肥，不過長得是真好看，可惜是個憨傻的。

清風之前仔細給薛妙錦說過，九公主是難產生下來的，憋氣太久，剛出生腦子就不太靈光，如今逐漸長大，也是只長個子不長腦子，到現在才會說完整的話來。

「喵喵！」九公主看到她，眼前一亮，一把抓住她，開始學喵叫。

薛妙錦不由得笑開了。

關於稱呼，她從清風那裡問清楚了，宮裡這些人喊她景弟妹或者景嫂嫂，跟著景王的封號走，唯有九公主跟著她的名字走。

「妙錦」二字聽起來更像貓叫的「喵喵」，當初九公主還不太會說話的時候就先喊了她喵喵，後來她真送了一隻貓給小丫頭，養得油光水滑的，所以九公主特別喜歡她，直到現在看見她也是喵喵叫。

「紅紅最近有沒有乖？」她摸了摸小姑娘的腦袋。

九公主封號昭陽，單名一個鸞字，皇上愛屋及烏，給了她無限的榮光，可惜小姑娘都不喜歡。她喜歡穿紅，給自己取了小名紅紅，身邊的人都得喊她紅紅。

「有，喵喵，我帶妳去看喵喵。」九公主拉著薛妙錦往內殿走，這話翻譯過來就

是一一嫂嫂，我帶你去看貓。

「小九，母妃跟妳說過很多次，不能叫妙錦為喵喵，要喊她嫂嫂，讓旁人知道她跟妳的貓一個名字，別人要笑話她的。」戚貴妃歪在貴妃椅上，並沒有起身，反而很放鬆地看著她們互動。

因為九公主喜歡薛妙錦，所以這位任性的貴妃對薛妙錦的態度也比較好。

「誰笑話，打誰。」九公主還挺護短的。

薛妙錦陪著她鬧過之後，就讓人送上了她帶來的禮物，依舊是兩個木匣子。

戚貴妃隨手打開一個，立刻被裡面的珠光寶氣給震驚到了。

雖說景王妃送禮一向大手筆，但都是頗費心思的，比如千金難求的孤本字畫，或者名家大師雕刻的稀世珍寶，從來沒有如此簡單粗暴過。

這是一個簡單加工過的各色寶石和東珠，在光線的照射下，那五顏六色都快晃暈了人的眼。

滿滿的珠寶，少說能打五六副頭面了，而且沒有小的，全是能當主釵用的，價值千金。

戚貴妃險些被自己的口水給嗆住，反應過來之後才驚訝地問道：「怎麼送我這些？」

「娘娘也曉得，珍寶閣是侄媳婦的嫁妝鋪子，一向效益不錯。今年得了不少珠寶，我就讓掌櫃的留了兩匣子，正好就帶一匣子給您當禮物了。」薛妙錦說得雲淡風輕，好像真的只是順手而已。

戚貴妃連推拒的話都說不出，因為景王妃說的是事實，她的確富得流油，這不是什麼祕密，她的賺錢手段堪比財神爺，因此不少王爺很嫉妒景王，憑什麼挑個正妻都比不過這位兄弟。

景王妃貌美還能賺錢，一生就生了一對龍鳳胎，被譽為大吉之兆。當然，在得知他們倆鬧和離的時候，這幾位高興得合不攏嘴。

「妳和景王談得如何了？」戚貴妃試探地問了一句。

之前薛妙錦就跟她透過口風，可能要和離，日後還請她看顧一下兩個孩子，並且許諾過會給她好處，沒想到今日就送來這一匣子珠寶。

「我們和好了。」薛妙錦毫不猶豫的回答，並且指著另一個木匣子道：「這裡頭放了幾張食譜，九公主愛吃甜食，但是夏季太燥熱，她又到了換牙的時候，少食甜為好。我找民間廚神挖來的食譜，有鹹味的點心，還有幾道酸辣的菜，可以讓御膳房做給她嘗嘗看。」

戚貴妃愣了愣，還是把東西收下了。

不說珠寶，就這幾張食譜她都不可能拒絕，薛妙錦對九公主一向是上心的。

兩人說了幾句話薛妙錦便告辭了，實際上她倒是想多留一會兒，與戚貴妃討教一下如何哄住一個男人二十多年，還是在後宮佳麗三千的情況下，把這天下最花心的男人籠絡住，想取取經，回去好對付老男人。

可惜她今日真的身子不適，坐在椅子上都覺得大腿疼，還是儘早撤退吧，不折騰自己了，來日方長。